



大寒:梅柳待阳春

林梅朵

朔风裂地,冰雪封途,大寒是二十四节气的终章。

唐代诗人元稹在《咏廿四气诗·大寒十二月中》写道:“腊酒自盈樽,金炉兽炭温。大寒宜近火,无事莫开门……”如诗中所言,此时天地尽显肃杀,雪拥关河,最宜围炉煮酒,闭门高卧,似乎雪越大,诗意越浓。

当然,彼时的普通百姓家,柴门拥雪厚,小径满冰渣,过的多是“布衾多年冷似铁”的日子。白居易的诗《村居苦寒》描摹了严寒中的百姓:“八年十二月,五日雪纷纷。竹柏皆冻死,况彼无衣民。回观村闾间,十室八九贫。北风利如剑,布絮不蔽身。唯烧蒿棘火,愁坐夜待晨。乃知大寒岁,农者尤辛苦。”他们没有“腊酒自盈樽,金炉兽炭温”的优裕,严寒中要为了“身上衣裳口中食”而奔忙,如伐薪烧炭的卖炭翁,驾着牛车一步步从皑皑南山而来,却遭遇剥削抢夺——在这样的人眼中,大寒,无疑是过关。

越是艰难,越是心有所盼。“过了大寒又一年”,古有习俗,在大寒日扫屋除尘,这不仅是为了清洁,也寓意祛除晦气,迎接吉祥,这是人们对新一年

脱尽枝叶的树,尽显线条之美。原本被绿叶遮蔽的鸟巢,也裸露在蓝天之下,成为一个个富有质感与稚拙之美的艺术品。

两棵相邻的树上,一个鸟巢直径大概在四五十厘米,另一个则小巧得多,十厘米左右。我有些好奇,主人是哪种鸟?更好奇的是,它们是否也会有攀比之心——攀比空间的大小、材质的好坏、编织的精密度、居住的舒适度等。

曾经读到一则有趣的资料:南美洲的热带雨林里有一种翠波鸟,体型娇小,不过五六厘米长,筑的巢却比身体大出几十倍。它们因此整日忙碌,疲倦不堪。动物学家们做了一个实验:起初,他们让一只翠波鸟独处,它

真正的原谅,并非懦弱,而是一种风度,一种难得的修养。它像一剂奇妙的溶剂,能化开凝结在心头的块垒;又像机器里不可或缺的润滑油,让因摩擦而嘎吱作响的关系重新顺畅。而我想,它最像的,还是一把伞——一把在人生漫漫雨途中,为自己撑开的伞。

撑起原谅这把伞

戴冠伟

它无法阻止天上的雨落下,也无法填平地上的积水,却能为你隔出一方干爽的空间,让你继续前行。你举着它,那些伤害、不解与委屈,都成了伞外的风雨。你听着它们的声响,却不必让它们浸透衣衫。举着这伞,你才不至于在雨中仓皇迷失,能继续走自己的路。

酒,欲致多多恨未能。楮币破悭捐一券,瓦壶绝少约三升。”——虽然钱少,也要咬牙拿出一些来沽酒,三升淡酒胜过无。同样在大寒,宋代官员郑獬身处极寒的妫川,面对“飞沙击我面,积雪沾我裳”的处境,也在想着那“饮之冰满肠”的玉壶酒。另一位宋代诗人文同凭几而坐,窗外栖鸟惊飞、孤雁哀号,屋内砚台结冰、灯已燃尽,他提笔写下“少睡始知茶效力,大寒须遣酒争豪”,抵挡寒夜的功劳当然非酒莫属。

宋元丰年间,一代文豪苏轼贬谪在黄州,与巢三为邻。两人俱为清寒之家,在寒冷的天气里,苏轼只有一瓢酒,自己喝难以尽兴,不如与邻居分享——“我有一瓢酒,独饮良不仁。未能赖我倾,聊复濡子唇。”即便是两人分饮这一瓢酒,豁达的东坡先生仍然说:“努力莫怨天,我尔皆天民。”这一瓢酒濡湿的应不仅仅是双唇,更滋润了邻里之间的情感。

作为岁末节气,大寒既是年的序章,也是春的伏笔。古人观物候而知时序,萧瑟之中,一股力量已悄然萌发。正如元稹在《咏廿四气诗·大寒十二月中》诗尾所云:“明朝换新律,梅柳待阳春。”万物蛰藏之下,积聚了一冬的阳气已在地下涌动,生机正于冰雪中长出新芽。

大寒来了,年也近了,一个新的节气周期即将开始。

下一站,是春天。

应当不断进取,并美其名曰“自我实现”“自我突破”。这是复杂的命题,孰是孰非,孰高孰低,暂且放下。

回来说鸟巢。我还注意到一棵很美的水杉树,一上一下分布着两个大小相似的鸟巢。在我看来,这真是最好的景观房,视野开阔,空气清新,两个鸟巢也有点像楼上楼下。楼上楼下的邻居会因噪音、漏水等问题时有冲突,鸟儿有相似的烦恼吗?如果有,又是以何种方式解决?是以鸟鸣啾啾表示不满,还是索性互相啄斗,鸟羽纷纷?

鸟的世界究竟如何,我不得而知。想来,不会只有陶渊明诗中的一派天真和平气象:“孟夏草木长,绕屋树扶疏。众鸟欣有托,吾亦爱吾庐。”

然而,撑起这把伞并非易事。它需要一种近乎悲壮的自我牺牲精神——这牺牲并非放弃原则或尊严,而是放下那颗习惯于计较、热衷于评断正误的心。我们要舍弃“凭什么是我让步”的愤懑,放弃“我一定要讨个说法”的执着。这需要一副多么宽阔的胸怀啊!它要能容下误解、偏见,甚至几分不公。这胸怀,像一片土地,既能承载鲜花的芬芳,也能消化落叶的腐朽,最终将它们化为滋养自己的养分。

当我们学会原谅,便如卸下千斤重担,脚步陡然轻快。那些曾让你痛苦不堪的往事,再回首时,虽记忆犹存,但刺骨的痛楚已淡去,只剩一抹可供凭吊的烟云。我们撑着原谅这把伞,走在注定风雨兼程的人生路上,身上是干的,心是静的,眼是向前看的。风雨或许依旧,但伞下的人,已然从容。

星期文库

《红楼梦》中的科学之二

贾宝玉住进大观园后,所做《四时即事诗》中,“秋”“冬”两景都有仙鹤出现。“秋夜”诗说:“苔锁石纹眠睡鹤”;“冬夜”诗说:“松影一庭唯见鹤”。后来,中秋夜黛、湘二人联句,又有一警句曰:“寒塘渡鹤影”。《红楼梦》第二十六回又写道贾芸见怡红院中“那边有两只仙鹤,在松树下剔翎”。

舞姿优美的仙鹤,人们极为喜爱。鹤的种类很多,四千万年前地球上曾有30多种鹤,后来由于环境变迁,陆续灭绝,现全世界仅存15种,多属于濒临灭绝的珍禽。亚洲目前尚存9种,在我国均有分布,包括白头鹤、丹顶鹤、白枕鹤、灰鹤、黑颈鹤、白鹤、赤颈鹤、白头鹤、衰羽鹤,大多属于一级保护鸟类,尤以赤颈鹤更为珍稀,自然界仅存10余只。

据史书记载,我国远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,就开始驯养鹤了,而武汉“黄鹤楼”的楼名,在三国时期就有了文字记载,可见黄鹤楼的历史是非常悠久。被誉为“八大奇迹”的秦始皇陵给了世人更大的惊奇——一只青铜仙鹤伫立于镂空云纹青铜踏板之上。

自东汉以后,道教盛行,鹤与神仙相伴,成为仙鹤,号“蓬莱羽士”,身价显赫,成为统治者相互赠送的贵重礼品。唐代是鹤的鼎盛时期,更加身价百倍,文人雅士争相颂扬。由于鹤类全身都是宝,鹤血“益气力、补虚乏、去风益肺”,鹤脑“清心明目”,鹤卵“预解瘟毒”,鹤骨“入滋补药”。因此民间养鹤十分盛行,常与鸡、鸭、鹅一起在田园中饲养,以至史书记载:“家家皆养鹤,鸡鸣鹤亦鸣。”鹤的鸣声十分高亢清悦,历来被视为吉祥之音。鹤还是“爱情忠贞”的象征,鹤属于单配性鸟,一旦配偶,成对栖息,双双起舞,配偶去世,孤单一生。《红楼梦》中史湘云诗曰:“寒塘渡(独)鹤影”,就预示了她不幸的婚姻。

由于环境变迁和战乱灾荒,到了清朝仙鹤已属于濒临灭绝的珍禽,一般仅在皇家御苑才有“仙鹤”倩影。而大观园中养有“仙鹤”,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荣国府的地位尊贵。

大观园中的『仙鹤』

韩吉辰

文学家

魏东侠

县文联刊出一则采风报道,文章中竟然出现了“文学家魏东侠”字样!如果写“作家魏东侠”,我还能接受,自己充其量就是个业余文学爱好者。朋友知道这件事后,打趣道:“如果你的爱人改名叫‘文学’的话,你就是‘文学家’呀!”